大阪公立大学
Osak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王⊠的《花国⊠⊠》 (中江彬教授退職記念号)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0-06-2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顧, 文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487

试论王韬的《花国剧谈》

顾春芳 顾文

王韬[1]的《海陬冶游录》、《艳史丛抄》、《花国剧谈》是专门叙述妓院与妓女之事的。关于王韬的这些与狭邪有关的作品，王思宇在谈到王韬的《淞隐漫录》中的有关妓女的作品时这样说道：

这类作品虽然不少是游戏笔墨，有的甚至还带着欣赏的笔调，但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妓女的悲惨生活，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尽管他说的是《淞隐漫录》中的作品，其实这也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对王韬的狭邪小说的看法。如果说《海陬冶游录》与《艳史丛抄》是这样的话，也许还过得去。可是对《花国剧谈》来说，这一评价就有些不太合适了。笔者以为在《花国剧谈》里除了对妓女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同情之外，还可以看到作者对妓女的尊重，而这一点对当时及以后的狭邪文学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拟先对王韬的《花国剧谈自序》、《海陬冶游录自序》和《艳史丛抄自序》展开分析，然后再结合《花国剧谈》中的人物形象来进行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王韬的《海陬冶游录自序》。其中这样写道：

夫《海陬冶游录》曷为而作也？将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抒旧念于风怀。沧海变易，麻姑见而伤心；开宝繁华，宫女说而陨涕。抚今思昔，写怨言愁，则使经过曲里，尚识旧人；搜辑闲编，犹传轶事。伤红颜之已老，嗟墨海之多惊。谁肯买俊骨以倾囊，孰不谈劫灰而变色，则此编也。聊作寓言，附诸野史。非故为妖冶之词，甘蹈泥犁之罪也。[3]

在这里他说了作《海陬冶游录》是因为怀念那些曾经交往过的妓女。王韬曾在上海住过两次，尤其是在第二次的居住期间，由于在各方面都不得意，于是就在此烟花之地作狭邪之游，结识了不少妓女，而回想起来，那些妓女是红颜已老，其中又经历了很多变故，于是就将她们的一些轶事写成了《海陬冶游录》。

其次再来看他的《艳史丛抄自序》。其中这样写道：

昔白香山离杭郡，忆妓多于忆民；杜樊川在扬，寻春胜于寻友。余去沪滨，一星既终而又半，而梦魂犹时萦绕之，岂少壮之境难忘，欢娱之时足述，故乡风月易致怀思，海国莺花可供跌宕欤？而余之所感，要更有深于此者。抚时念事，怀古伤今，悲身世之飘零，嗟天涯之沦落，未尝不叹名士才媛同为造物之所忌也。

近所集《花国剧谈》，地非一处，人非一时，有得即书，初无诠次。其中要以红颜薄命者居多，念之每为欷嘘，辄生感慨。[4]

在这里作者说自己作《艳史丛抄》也是有深意的，这深意乃是“悲身世之飘零，嗟天涯之沦落”，作者的一生也是历经坎坷，他十八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可以后却屡试不中，可谓在科场上失意。后又因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被清朝政府以“通贼”的罪名通缉，被迫逃往香港。回顾自己的一生是如此不遇，所以也就能体会到白居易和杜牧为何对妓女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落魄文人总是喜欢将妓女引为红颜知己，也情不自禁地为那些身世凄凉的才媛落泪，因为她们也和自己一样“为造物之所忌”。作者还提到了《花国剧谈》是为何而作的，可见作者对《花国剧谈》是看得很重的。在这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有得即书”，即只要是有心得的，或是有所感的，他都写了下来，而其中最多的是“红颜薄命者”。

再看他的《花国剧谈自序》。其中这样写道：

予辑《艳史丛抄》，凡得十种，皆著自名流而声腾艺苑者。不足，因以旧所作《海陬冶游录》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余年来所传闻之绮情轶事，网罗荟萃，撰为附录三卷、余录一卷，而后备征海曲之烟花，足话沪滨之风月。顾有地非一处，人非一时，芳踪胜概，足以佐谈屑，述遗闻，为南部侈繁华，为北里表侠烈。其事则可惊可愕，其遇则可泣可歌，宜汇一编，以传于世。[5]

这里是说这些名妓的事迹使人惊愕不已，她们虽说身陷火坑，但在与文人的爱情上却是始终不渝。她们视金钱为粪土，有好多豪侠之举，令人可歌可泣。因此要“为北里表侠烈”，所以就编成此书。接着他就写道：

《花国剧谈》即以此作。大抵采辑所及，剿撮居多。孟坚纪史半袭子长，扬云作文多同司马，斯固不足为病也。盖此不过为文章之外篇，游戏之极作，无关著述，何害钞胥，以渠笔底之波澜，供我行间之点缀，不亦快欤？况乎删其繁芜乃能入彀，润以藻采始可称工，本异巧偷，非同攘美。而是编命意所在，别有振触，隐寓劝惩。慨自才媛薄福，易致飘零；名妓下捎，多嗟沦落。……。

在这里作者先是说明书中所记之事大多都是传闻，接着就举了“孟坚纪史半袭子长，扬云作文多同司马”，来为自己的记传闻作辩解。而他所强调的是此书的“命意所在”是“别有振触，隐寓劝惩”。这里的振触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他所感叹的“才媛薄福，易致飘零”，在这里他把妓女称作“才媛”，可见是很看重她们的。

在序中还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王韬强调了对妓女的尊重。他这样写道：

顾世有绳趋矩步之士，莫不呵嫱施为祸水，斥妍藻为淫辞。以陶情于醇酒妇人为非夫，以娱志于歌楼舞席为为伦父。不知西曲繁华，无非元气。东山妓女，

亦是苍生。彼之记教坊志曲院者，畴非唐代之名臣欤?

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妓女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们也有流芳百世的权利。因此那些“绳趋矩步之士”将她们视为祸水，并将那些去妓院的文人说得一无是处是毫无道理的。且写《教坊志》的还是“唐代之名臣”，所以指责这些书为“淫辞”也是没有理由的。言下之意，自己写《花国剧谈》为妓女扬名，可以说是名正言顺。这样公然地为妓女正名，在当时恐怕还没有第二个人吧。

从上面对自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王韬在对妓女的人格上的尊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王韬在《花国剧谈》[6]中是如何表现他对所写的妓女的尊重的。笔者以为，在《花国剧谈》中，作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他对妓女的尊重。

其一是讴歌以死来抗争的妓女来表现对她们的尊重。

在王韬看来，妓女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而他认为最值得赞颂的，恐怕就是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妓女了。开首第一篇所记的就是这样的妓女，其中写道：“李玉桂，蜀产也。不知何氏女。……姬长身玉立，丰韵娉婷，知书识字，工于酬应，以此有声于北里间。汉固孔道，贵介弟子，游冶少年，至狭邪者，辄誉不容口，皆愿缔欢于姬，而不可得。”后来有长沙李孝廉，风流倜傥，并“订以春闱捷后为约”，为她赎身。从此以后她就闭门谢客，即“或客至迫之见，愁敛双眉”。而后得知李郎落第后，“则惘惘如有所失，泪落樽前”，见者都感凄恻，有人就写信给李郎，催促他践约。李郎也为之动心，“题诗扇端寄之。未至，而富商某，必欲得姬，遽以千金篡取之去。事急，姬不知出，衣不解带，绝粒七日仰药死”。

这里的李玉桂是经过“乱离转徙”后落入平康的，她连自己的出身也不知道，但在为人处世上却自有主见，那些“贵介弟子，游冶少年”都被她拒之门外。而最后不愿为富商所得，毅然服毒自尽。作者在记完之后，不胜感慨，叹道：“呜呼！余观古来名妓，或遇人不淑……如姬者，抑又遇之可悲已。虽然彼作章台柳枝，任人攀折，朝为秦云，暮为楚雨，以为固然不足怪，则姬之所羞也。从容七日，冀有怜而相救，卒不一遇，慷慨仰药以死，得不谓之烈哉。吁！是可传已。”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态度，作者对她的评价是很高的，尤其是自古以来沦落青楼的女子任人摆布也是常理，大可不必介意，而姬却以为耻，并不惜以死来抗争。作者的叹息之中既有怜悯，也有敬意，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她的理解和尊重。

又如王月琴，“为甬上首屈一指。且善伺人意，工于酬应，歌声婉转，响遏行云。”最后也因不愿与小人同枕，而吞鸦片自尽。作者对那个把月琴逼死的小人恨之入骨，骂他“真人头而畜鸣者也”。

再如陈薇卿，一片痴情，与某君订下三生之好，可某君并不是出于真心。并送了她“我尚风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的诗，她看了诗后“默然不作一语，知所愿之虽谐，拼此生以相殉”，并把某君送她的定情扇子拿了出来，“出扇谓父曰：‘儿生如此，不如无生。’宛转悲啼，血泪交下。盖得诗后，已服阿芙蓉膏矣。”后来虽被救活，但也是玉容憔悴。作者赞她“此姬亦可谓情之所钟矣”。

从上面所举的这几例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些为情而死的妓女是怀有敬意的，不管她们是受骗的也好，还是遭小人暗算的也好，只要是情有所钟，为情而死的，都值得为之传。

其二是在那些传为美谈的记事中表现了对妓女的尊重。

如梅卿，“秦淮名校书也，声价自高，性尤亢傲”。可她心中所爱乃是“伴松逸侣皖中名士”。这位书生“少负重望，潇洒不群”，而且人品也很好。“家綦贫，闭门读书，不与世接。有贵介仰其名，欲以金帛交欢，却之不顾”。 梅卿愿以终身相托，书生也是实话实说，“‘仆寒士，何能从勾栏中买佳丽，，且家无金屋，何处储娇，恐终负卿奈何。’姬闻言，泪涔涔下，枕函尽湿。生曰：‘若今秋能一战而捷，桂花香里，或可一订良缘。’乃收涕为笑。使人移生袱被就院中读，姬限课程若师保，暇则烧烛煮茗，以佐清话。每入场，姬买舟亲送之贡院。归后焚香吁天，竟夕不寐。将出场，复舣舟河干，以待试毕，留生待榜。租鸭嘴船，安排笔床茶灶，偕生遨游三山二水间。榜发之夕，生痛饮高卧，姬先遣人市题名录，徘徊室中，足无停趾。婢妪窃以为异。天将明而报犹未至，姬和莺粟酪端坐以待。”一直等到报录的人来报书生高中后，她才喜笑颜开。书生拟回乡筹措入京考试的费用，她听说后就说，“君且读，届时妾当为君筹之”。之后她就设宴请院中服侍她的人，说道：“数年共处，时相劳苦，今当永别，可各尽欢。”“复赐以金，厚薄有差”。之后就买舟泊楼下，随书生一起入京。可惜的是她途中染病，几次劝她留寓静养，她都不肯。到了京城后病情加剧，可她还是为书生筹办考试之事。送入考场后，她就“呕血晕绝，救之始苏，复于静坐中，焚香潜祷。末场姬病甚，生欲不赴，姬曰：‘妾千里相从之谓何？，今不行，负妾跋涉矣。’生不得已，惘惘出门。”至回来时，姬已死。“生哭之恸，殡敛尽礼。榜发成进士，遂扶柩旋里，誓不忘姬。即于室后筑园葬姬，其中旁构精庐数椽，肖姬貌为花神，俾子孙岁岁祭之。作哭花诗三十首，哀感顽艳，传诵一时。”

在这里可以看到梅卿为自己所爱之人奉献了一切。她的性格很刚烈，在第一次等待发榜的时候，她把莺粟酪就放在旁边，抱定了若是书生落第就必死的决心。可在到了京城之后，她的病愈来愈重，她明知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可还是逼着书生去末场应试，这时的她已是舍身来成全生的功名。而梅卿在对待与生的这段感情上有一个转变，

开始她帮助书生是想与之结为连理，可到了病危时，她想的是一定要帮助书生成就功名。作者赞她是“相从千里，卒以身殉，情之所钟独深矣。”又说“生报之不可谓不厚，而姬亦从此传矣”。可见作者对情到深处的梅卿能够做到这样是极为钦佩的。不用说这一记事非常凄惋动人，也确实是感人肺腑，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又如“张若涛，字薛仙。丰姿娴雅，吐属温柔。弹琴赋诗，敲棋度曲，无一不臻精妙。书法尤工簪花小格，秀骨天成，为闺阁中所仅见”。她心许榕城瞿生，两人以琴音相知，生谓：“伯牙钟期，千载难遇。卿弹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许我，初何敢当，然如卿者，未始非青楼之伯牙也”。若涛送生瑶琴、玉笛、玉佩、诗扇数事。扇为若涛亲笔所书，诗亦近作也。生得之狂喜，报以古画、玉环、湘管、梅花帐。帐为生所自绘。”两人作画题诗，很是相得。生家中并不富有，若涛知道后“一日出一裹赠生。归视之，皆金叶也。……生固辞，若涛曰：‘妾日来无需此，君为妾暂存之可乎。’生始诺之。”若涛“性志高傲，每思脱籍从良，顾见往来青楼者，非龌龊之金夫，即浮逸之浪子。……以是郁郁不自得，遂成心疾，时发时止。自识生后，见生举止大方，于温柔乡中颇能体贴入微，拟为终身之托。”可生迫于母命，不能娶她。两人离别之时，若涛“问生再来期，生答以来年春初。若涛泣曰：‘……君明年来，倘念旧情，可于邓尉元墓间，酬妾一杯酒，九原有知，当笑倚梅花，来拜君贶也。’”“明岁生来，则若涛化去久矣。闻属纊时尚连呼生字者三”。作者接着就写道：“情之所钟，竟至于此。”在结尾处又叹息道：“嗟乎！命薄缘悭，如若涛者，其尤哉！其尤哉！”而生也重情，“亲至墓下，浇以佳酿，痛哭而返。终身不复作青楼梦。”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书中还有很多若涛与生交往的描写也非常感人。光是从这里所引，就可见到若涛是一个极有文学修养的女子，而且孤芳自赏，对那些俗流不屑一顾。对于这样一个才女的夭折，作者是不胜伤感，所以连呼“其尤哉！”

又如紫玉与吕生，情订三生，“适生家中催归符至”，“生归后，母不令远行”。紫玉见生逾期不归，望眼欲穿。“妆阁之旁，植一桂树，花时香满一室。”两人曾约“明岁回时，当共饮于花下。逾冬桂忽萎。姬凄然曰：‘吕郎不来矣。’倚树长号，泪尽而继之以血，不一月抑郁以死”。生得知后“嘿然不语。是夕饮药自尽。案头遗有绝命挽联”。作者在最后叹道：“呜呼，月缺花残，天荒地老，如姬与生者，其恨曷有终穷哉！

在这里，作者将若涛和紫玉虽然遇到了意中人，可最终却是没能结合视为莫大的憾事。而且在写若涛和紫玉的同时也写了重情义的才子，一个是从此不再涉足青楼，一个则是服毒自尽，与所爱之人共赴黄泉。同时也表现了这些才子对妓女的尊重。

又如屈大姑，虽为青楼中的下等，但她与某令史“情好”，“然大姑迫于其父，欲嫁不能。令史本无多金，又惧妻妒”。两人“因易同心之结，而为同穴之期”。欲一起吞鸦片殉情，后被发觉未遂。作者这样评说道“夫大姑为妓中下乘，而令史不过县内一胥吏耳。情缘既缔，固结而不可解，至以身殉，安得谓非世之情种哉。灵芬馆主曰：‘惟儿女之痴情，为人天所动色。’我亦云然。”

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对妓女的品格是极为重视的，所以屈大姑虽为“妓中下乘”，能以身殉情，就是值得敬重的。同样作者对涉足其间的客人也是如此，并非一定要是才子，只要有好的品格就行了。

在传为美谈的故事里除了这些凄惋动人的之外，也有一些皆大欢喜的。

如邢湘娥，她志在从人，苛于择偶。她与吴门某公子交好，公子因“父束之严”，在家郁郁寡欢，后“遍游曲巷，见姬惑之，曰：‘此殆汉成温柔乡也，将于此终老矣。’朝暮在姬所不出”。“凡县府院试，皆由姬家入场。同学多姗笑之，案发举茂才第一，一军皆惊，诵其文无不敛手推服”。因公子“已授室，且家教甚严，两人不得已痛哭而别”。“后数年，公子补官浙省，偕友人放舟湖中，有画舫掠舟而过，中一艳人，宛似湘娥，急出问讯，而风灯零乱，相去已遥”。“一日，有请公子赴宴者，绝无名刺”。去后，“有搴帘而出者，则湘娥也。素衣缟袂，宛如玉树临风，较初见时尤为艳丽绝。曰：‘自别后，即随假母来杭，不幸假母就木，剩妾一身无所依倚，然幸得自主。愿如琴操侍坡公，勿以风尘见弃。’公子曰：‘诺’。即日携之赴任。姬待公子不敢当夕，又婉娈能得大妇怜。闻者益贤之，群嘉姬之有识，又美公子之得人也。争赋诗以纪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如珍姑，“惟二三文士雅流，得见其面”。“李生非熊，蕴籍人也。一日独游成北，中途遇姬，与姬偕行，爱而遥尾之。姬亦掠鬓整衣，时频回首”。后李生去珍姑处，两人情投意合，“每思作合，未得良媒。因填《蝶恋花》一阕。”“其情缠绵婉转，一往而深如此。后姬卒于归生为正室，伉俪间极相得云”。

这里的邢湘娥和珍姑可谓妓女中的幸运儿，她们最后都与自己的意中人成了终身伴侣。不用说作者一定是为她们能有这么好的归宿而感到高兴，所以就没有在此发表议论。

其三是通过对妓女的评价来表现对她们的尊重。

如李月君，“与金陵某甲善”两人“齿臂盟心，坚订婚嫁”，后甲外出贸易，“姬许以谢客相守。越二年，甲获数千金归，将往访姬，以践前约。恐姬有他志，故作落魄状。敝衣以往。”“甲诉近况艰苦”，姬安慰他，并又从床头拿出钱让他置办衣物。“甲归夸于友人，谓姬矢志弗渝”，“出重金赎之，纳以为妇，院中的众姊妹问她为何看人

这么准，她说“彼衣服虽敝”，“而神采发舒，且其外虽露忧容，而举动颇觉自得，是以知其伪也。群皆悦服。”

作者在叙事中夹了一句“甲不知堕姬术中，出重金赎之，纳以为妇”，在作者看来这是月君在略施小计，可作者也十分欣赏她的聪明才智，而且在最后写月君嫁后是“姬自此布裳椎髻，为持家政，琴瑟间，极为静好”，告诉大家月君的品格原是极好的。并用了“人多美其遇而嘉其慧”做结束，来称赞她的聪慧。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些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略施小计的妓女也不求全责备，表现了对她们的宽容和理解，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尊重。

其四是通过写那些妓女的侠义之举来表现对她们的尊重。

如“春林，广陵人，忘其姓。仅中人姿。而善自涂饰，雅赡风情。能弹琵琶，而尤工短调，繁音促节，靡婉动人，一时殆无出其右。有余君，年少翩翩，家贫，在某太守处为幕僚，与友人“闲寻风月，一见春林，即如旧识”。春林对他是“客筵酒局之外，缠头所需，趣不妄费余一文，而款接之殷勤，实有逾于琴瑟者”。后某太守以他事交卸，余亦辞去，客况萧条，几无以为归计。春林窥知其情，谓生曰：‘是处岂可久居耶。当速整行装，别图安砚所，庶免关山失路，贻笑友朋。’乃潜搜所积仅得十金，计不敷。复私卸臂上条脱，质二十余金。授生曰：‘以此赠别，籍表寸心。’”

这里的春林长得并不是十分美貌，所谓的“中人姿”即相貌平平。但作者认为她的侠义之举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对她的评价是相当之高。作者写道：“姬不独深于情，亦勇于义矣。寒士值天涯沦落之时，虽戚友亦鲜有过问者，况其为青楼卖笑之人哉。若春林者，诚可谓女中之侠矣”。言语之间不难看出作者对她的敬重之情。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作者所颂扬的妓女都是洁身自好的，她们出于污泥而不染，上面所举例中的妓女无不如此。作者还写了一个叫小莲的妓女，她“名静仙，姓苏氏。……珠喉百啭，能创新声。逼之迎送，然非其素愿也。年十七，肤莹于玉，指削似笋，光采丽都，照映左右。即大家闺秀，且自以为弗如。而姬亦不以青楼自居也。同邑延陵子，丰标俊逸，目无余子，侧帽相逢，遂定知己。花放之晨，月圆之夕，辄呼酒对酌，啜茗清谈。姬中心许之，矢以白首。当双星渡河之期，指牵牛之将会，顾皓兔之未盈，辄怅望神仙，系情儿女，时为悲从中来。延陵子虽曲之为解，益复欷嘘不胜。识者以是知其非风尘中人。姬性凝重，寡言笑，警悟非常。即与之相昵者，亦无能犯以非礼。虽中心以身许延陵子，亦不能夺其素操。相见时。惟把卷问字，倚栏玩花而已。故年已逾笄，尚是女儿清静身也。有某刺史，素喜狎邪，衣冠华焕，善自修饰，百计悦姬，几为所惑，寻悟，自持益坚。……或谓其杜门谢客。习静自娱，蒲团默坐，绣佛长斋，盖遁于禅云”。

作者借中山狂士赠姬的诗句“凌风么凤无凡羽，入世骊龙有异才”。评说“而姬之志可相见矣”。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一是想赞扬她的超脱尘世，二是肯定她的守身如玉。

当然在《花国剧谈》中也不乏写妓女重财轻义的，但一是篇数极少，二是作者对她们的这种行为只是委婉地批评了一下。可见作者就是对这类妓女也表现了宽容与理解，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尊重吧。

至此，我们可以说王韬在《花国剧谈》中所写的妓女地记事，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为北里表侠烈，其事则可惊可愕，其遇则可泣可歌”。他所写的妓女并不都是姿容绝代，才华出众。他更为重视的是她们的人品，他尊重这些沦落为烟花的女子，因此他在记她们时用的是一种对常人的态度。在当时王韬可以说是写作这类有关狭邪的笔记小说的大家，他的这种尊重妓女的态度，对周围的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使关于妓女的记事的笔记小说及狭邪小说的创作走上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轨道，也从而产生了象《海上尘天影》这样有影响的狭邪小说。因此我们可以说《花国剧谈》这部笔记小说在狭邪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

[1] 王韬（1828–1897）清代文言小说家。名利宾，又名翰，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八岁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善诗文，二十二岁便辑有诗集《蘅华馆诗录》，因有蘅华馆主的别号，笔名玉溪生。1849 年 6 月。王韬的学识渊博，著述很多。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蠡濡杂志》、《俄志》、《美志》、《瓮牖余谈》、《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

[2] 王思宇《淞隐漫录校点后记》。（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所收《淞隐漫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597 页。

[3] 王韬《海陬冶游录自序》。（见《香艳丛书》第 20 集）（上海书店据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行的《香艳丛书》影印出版，1991 年 8 月）

[4] 王韬《艳史丛抄自序》。（见《弢园文录外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1 月。）206 页。

[5] 王韬《花国剧谈自序》。（见《香艳丛书》第 19 集）（上海书店据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行的《香艳丛书》影印出版，1991 年 8 月）以下引文均不另注。

[6] 本文所引用的《花国剧谈》的原文。均见《香艳丛书》第 19 集（上海书店据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印行的《香艳丛书》影印出版，1991 年 8 月）以下引文均不另注。